



李桂珍



時裝柳劇
鄭張編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812
C51

第一場

景：村前道上，路旁有一棵老槐樹，春天的夕陽，閃出鮮豔的彩霞，照在綠油油的麥田裏，麥苗更顯得鮮豔，村裏傳來男女青年活潑的歌聲，婦聯主席劉文蘭滿面笑容的上。

蘭：（唱）豔陽天春光好紅花一片，綠油油麥苗兒長得新鮮。

樹枝上小鳥兒歌聲不斷，桃花對蝴蝶露出笑顏。

咱政府今年貫徹婚姻法，婦女們積極響應火朝天。

舊社會俺婦女受盡苦難，丈夫打公婆罵牛馬一般。

毛主席領導窮人鬧革命，新中國婦女才能把身翻。

這幾日村裏人紛紛議論，都說道李桂珍愛上中賢。

張中賢年紀青勞動能幹，桂珍妹學習好模範團員。

他二人結了婚一定美滿，男生產女勤勞幸福無邊。

（白）我叫劉文蘭，是李家大灣的婦女會主任，這幾天村裏的人都說中賢和桂珍很好，剛才我在鄉政府開會的時候，見他倆在一塊談的可熱火，會散啦我先出來，不免在這裏等等他們，詳細的問問，（回頭望幕後）咦！看那廂來了一人，好像是桂珍，（想介）待我躲在樹後吓唬吓唬他（文蘭躲介）。

（桂珍很愉快的上，向天邊望望）

珍：（唱）下山的太陽紅滿天，微微東風吹衣衫。
風吹麥苗如擺扇，白楊垂柳栽田邊。

蝴蝶紛飛空中燕，枝上的喜鵲叫聲喧。

牠好像前來祝賀俺，祝賀俺青春幸福更美滿。

中賢哥人老誠勤勞能幹，莊稼活不落後總在前邊。

我和他工作常常在一起，志同道合甚是投緣。

我愛他工作積極人人讚，他愛我學習好是個模範。

俺村裏個別人思想封建，說什麼婚姻自主人笑談。

常言道：「自己不作非理事，不怕誰來冒青煙。」

適才鄉裏開完會，俺二人約定這裏來會談。

將身兒來至在槐樹底下，等候了中賢哥早到這邊。

（桂珍靠槐樹根坐下，蘭偷偷的露頭看看珍，珍左顧右盼的見中賢不來，從衣袋裏掏出識字課本，手裏檢了一塊石頭在地上畫生字，中賢滿頭大汗的上）

賢：（唱）眼看看太陽落西山，跑的我渾身出大汗。

我與桂珍約會好，他不見我來心必煩。

急急忙忙往前趕，（見桂珍埋頭在寫字）

(白) 桂珍，(桂珍見中賢，放下書本站起來)

賢：(唱) 你不愧是一個學習模範。(鎖)

珍：(白) 中賢哥，你咋才來呀？

賢：鄉長叫我辦了點小事，我怕你等的不耐煩，事情一辦完連停也沒停，一路跑到這，你看我頭上的汗還沒乾呢！

珍：(馬上從口袋裏掏出手帕給中賢) 快點擦擦吧，你不來我也不會走呀，你不是說過，不見面不散嗎？

賢：哎呀！我倒忘記這句話啦，見日頭一落，心裏急的蹦蹦亂跳，(桂珍很感激地望望中賢) 桂珍，咱倆的事，鄉長也知道啦，他還說將來要喝咱倆的喜酒哩。

珍：(驚喜) 真的？

賢：真的。(中賢與桂珍互視一笑，中賢作愁容) 不過……。

珍：中賢，你爲啥不高興哪？

賢：咳！(眼看桂珍唱)

并非我心裏不高興，咱倆婚姻有困難。

你的父從小給你把婚定，我怕他封建思想阻攔咱。

珍：(唱) 中賢哥且莫心煩悶，李桂珍言來你是聽。

在團內我學過婚姻法令，區政府趙同志講的也清。

他言說婚姻事自己作主，要堅決反對那包辦婚姻。

倘若是我的父不允此事，咱們倆找政府把事講明。

（白）中賢哥，你不要心煩，若是我父不答應，硬要包辦的話，哼！咱們去找政府作主去。

賢：（高興地握住桂珍的手）桂珍！（文蘭從樹後悄悄地蹲在他倆的背後）

（唱）桂珍妹說此話我真喜歡，只要是志堅決怕誰阻攔。

我保證勞動生產積極幹，我保證建設祖國起模範。

我保證結婚後努力學習，文化上希望你多多幫俺。

珍：（喜歡地）中賢哥，咱倆的事，只要你沒啥意見，我相信一定能成功，咱倆結婚後一定……（害羞地不往下說）

蘭：（突然站起學貓叫）……「妙」！（學珍）只要你沒啥意見，我相信一定能……（拍手大笑，珍、賢吃一驚，珍見是蘭將嘴一噤）

珍：哎喲！看你像個作姐姐的不，還會學貓兒哇哇的亂叫哪。

蘭：聽你倆談的比吃蜂蜜還甜。（又學珍）只要你沒意見，結婚後一定……（拍手大笑）

賢：（不好意思地）文蘭姐，你啥都聽見啦？

蘭：當然嘍，聽的可清楚啦！

珍：（把嘴一撇）怕啥，聽見就聽見，記得你和俺曉山哥沒結婚時，倆人手脚不離的那個樣。

蘭：噢！「打盆光說盆」，「打罐光說罐」，說你倆提俺幹啥？

珍：（直爽地）說俺就說俺，你說俺那點不正當？說！（將文蘭按在地上取笑的問）說！說！

蘭：（哀求地）好妹妹，別鬧了，正當，正當，婚姻自主當然正當。可是……。

珍：可是啥？說！

蘭：可是當中還少個喝酒的月下老人啦。（珍，賢難爲情地）噢！先前嘴那樣硬，說的那樣開通，提起月下老人咋不言不語啦？（故意的問珍）桂珍，你看我這個月下老人行不？（珍向蘭笑着點點頭）哎呀！小丫頭片子真厚臉皮，來！咱們坐下先商量一下咋辦。（拉珍！賢坐樹底下）……這樣吧桂珍妹，你回去先跟您爹說說，探探他的口氣，明天我再去，若是不行咱們再想另個法子，你看怎樣？

珍：（高興地）好，就這樣辦。

蘭：中賢，你也得回去告訴你爹一聲，明天我也去一趟。

賢：好。

蘭：看天不早啦，咱們回去吧！

珍：文蘭姐，明天一定要到俺家走一趟呀！（賢、珍愉快地下）

蘭：放心吧，我一定去，（望賢、珍背影招手笑下）

——幕落——

第二場

景：農民家庭

——李老漢口啣煙袋，李大娘手拿線拐同上

漢：（唱）舊社會種田人牛馬一樣，

娘：（唱）打下來糧食都入地主倉。

漢：（唱）土改後分田地心中歡暢，

娘：（唱）種糧食自己收過好時光。

漢：（唱）共產黨恩德大難以盡講，

娘：（唱）毛主席好比咱生身爹娘。

漢：（唱）俺跟前所生三個女，

娘：（唱）論聰明論勞動個個都強。

漢：（唱）大女兒出嫁三年整，

娘：（唱）我跟前只剩下桂珍、桂芳。

漢：（唱）桂珍兒從小把婚定，

娘：（唱）和馬家小兒配成雙。

漢：（唱）這門親事真正好，

娘：（唱）我女兒不認這一樁。

漢：（白）桂珍今年年紀不小啦，不要叫她東跑西顛的，叫咱親戚看到要笑咱管教不嚴，你也該指點指點她。昨天我碰到劉莊孫大哥，他說馬家快要接人啦，咱也該早作準備，免得臨時忙亂。

娘：我看二妮對這事不願意咋辦？

漢：（不滿意地）啥話，不願意，馬家親戚多好，人家過去救了咱，又借了兩石糧食才交清地主的債，將二妮許給馬親戚這是我一點心意。過門後又有吃，又有穿的，有啥不好，當老的還會坑她嗎？

娘：誰說你坑她哪，不過女兒一輩子的大事，咱不能全當家。如今是新社會，跟過去不同啦！還是和二妮商量一下吧！

漢：（眼一瞪）商量，年青青的孩子懂啥，不能和她商量，想上天就讓她上天好嘍。

娘：（生氣地）看你那老毛脾氣，說不上三句話就吹鬍子瞪眼，這事我不管，你說咋辦就咋辦吧！

（漢把眼一翻不奈煩地抽煙，娘不著聲地拐着線）

蘭：（興奮地上唱）

爲了桂珍和中賢，她倆婚事掛心間。

適才見了中賢的父，他連說同意辦理沒意見。

中賢父思想挺進步，他反對婚事父母包辦。

桂珍父思想上還太封建，提出來這樁事定不耐煩。

因此上今日裏找他去談，要把那婚姻法好好宣傳。

邁步兒我且把李家門進，

（見漢和娘對坐不講話詫異地）

他二人因何故對坐不言。

（白）大伯！大娘！

（漢見蘭表示不耐煩，招呼了一下仍抽煙，娘親熱地起來讓坐）

娘：文蘭這坐，今天咋有空到大娘家來啦？

漢：（把眼一翻不高興地）這還不是「野貓子進宅，無事不來。」

蘭：沒啥事，我是來找桂珍妹妹玩哩。

娘：你妹妹一早到鄉政府去啦，天到這時啦還沒回來，俺和你大伯正談她哪！看看你大伯那樣。

蘭：大伯你惱啥啦？

漢：（生氣地）反正是一兒大不由爹啦，「新社會翻身啦，老的管不住小的啦。」

蘭：（故意問娘）大娘，是不是爲桂珍的事啊？

娘：可不是嗎，就是爲你妹妹的事呀。文蘭，你和桂珍常在一起，她向你談過啥沒有？

蘭：（直爽地）咋沒有？可多哩。

娘：她說些啥？

蘭：她說「婚姻要自己作主，自己當家」，不同意父母包辦兒女的親事。

漢：（生氣地向娘）你聽聽，這是你養的好閨女，眼裏頭還有她老的沒有？

蘭：（溫和地）大伯，婚姻自主是婚姻法規定的呀！

漢：規定，「啞吧講話」，乾脆說，我不懂。

娘：（故意地）好，你不懂，文蘭你就說說給他聽。

蘭：好吧。

（唱）文蘭代笑開了言，叫聲大伯聽心間。

過去社會太黑暗，男人女人不一般。

自從來了共產黨，婦女才得見晴天，

從前婚姻由父母，如今婚姻自己管。

從前婚姻是買賣，如今婚姻不使錢。

從前是門當戶對高門攀，如今是倆廝情願能成全。

從前是結婚之後亂吵鬧，夫妻倆好似仇人見了面。

如今是結了婚家庭美滿，同生產同學習甚似蜜甜。
勸大伯你莫要思想封建，婦女們求自由理所當然。

娘：好哇！（高興地）

（唱）文蘭把婚姻法講說一遍，新舊的婚姻不一般。

桂珍兒婚事俺不管，免得俺作主張自找麻煩。

漢：哼！（生氣地）

（唱）珍她娘講此話實在不對，自己的閨女事咋說不管。

幾千年老規矩不能改變，兒女的婚姻事父母成全。

蘭：大伯。大娘說的很對，你老人家太認死理啦！

漢：文蘭，我知道你是婦女主席，常言說的好：「清官難斷家務事」，這些事，我們自己會操心的。

蘭：（溫和的）大伯不要生氣，我是來勸勸你老人家，聽不聽沒啥。（向娘）大娘，桂珍還不同來我要走啦。

娘：再坐會，吃罷飯再走吧。

蘭：不啦，我還有別的事，（出門，娘送）

娘：文蘭，你大伯是上了歲數的人，說話顛三倒四，你可不要見怪。

蘭：放心罷大娘，咱們是多年老隣居，大伯的皮氣我是知道的，不過……。

娘：不過啥呀？

蘭：大娘呀！

（唱）咱們是多年老隣居，自己人不要來客氣。

俺大伯思想一時打不通，提起來婚姻自主他不依。

桂珍事大娘主意要拿穩，勸大伯且莫要把她來逼。

娘：好，我以後慢慢勸你大伯，你不再坐一會啦！（蘭下，娘進門唱）

我一見文蘭出門去，回頭來埋怨又生氣。

人家好心幫助你，你當頭潑水啥道理。

（白）人家文蘭是個婦聯主席，好心好意幫助你，爲啥給人家當頭一棒，人都叫你得罪光啦。（生氣地坐在一旁）

漢：啥婦聯主席，她能將我咋着哩。

（唱）我不管他是啥主席，挑撥是非她第一。

小桂珍本是我的女，誰要來干涉我不依。

「婚姻自主」我生氣，馬家是門好親戚。

那個對我再提起，從今後少來我這裏。

娘：（怒冲冲地唱）

聽罷言來我心生氣，老頑固做事把人欺。

桂珍本是我養的，你要尋馬家我不依。

「婚姻自主」是正理，讓她自己找女婿。

漢：

（唱）婚姻道理我不懂，我看你更是一個糊塗虫。

豬笑老鴉長的黑，拿鏡子照照自己是啥虫虫。

（二人怒冲冲各坐一旁誰也不理誰）

媒：

（愉快上唱快板）

哈哈，我王婆生來愛吃嘴，

嫁個女婿是懶鬼，

不做生意不種地，

愛吃愛穿愛瞌睡。

吃喝穿戴我都有，

人人曉得我的本領慣說媒。

我說陰天不下雨，

我說太陽出來打大雷，

我說杏花長在桃樹上，

我說槐樹上面長玫瑰。

每日無事街上轉，

專管給人說大媒。

東家去拍馬，

西家去胡吹。

誇男像珮玉，

誇女似翡翠。

好看不好看，

出在我媒婆嘴。

只要是洋錢鈔票到我手，

誰管他過門夫妻合歡不合歡。

（白）我王婆是也，只因李家大灣李老漢，在民國三十年欠地主王老虎的租子，爲了交清這個債，由我介紹將他二閨女桂珍，尋給大馬莊馬德成之子馬糊爲妻，才換下兩石小麥，我從中也多少弄了一點，皆因馬糊這孩子生來得傻，好吃懶做，又比桂珍大七八歲，馬家恐日子久啦，孩子們眼高要變卦，特許我大米一斗、綢子五尺，勸說桂珍過門，憑我這張嘴，不知說服多少人啦，任憑桂珍本領多大，也得上我的鈎。（得意地唱）

聞聽說李桂珍生來硬性，她不滿大馬莊這門好親。

馬德成他託我把事來辦，許下我大米綢子和金銀。

又有吃又有穿心中高興，我有利不怕人罵我妖精。
拐個彎抹個角直往前進，猛抬頭望見了李家門庭。

未進門先叫聲大哥大嫂，（夾白）大哥大嫂在家嗎？（叫門沒人答應，自己進去見漢娘）

哟！（唱）因何事兩個人不把我迎。

漢：（抬頭見婆忙打招手，親熱讓坐）老王嫂，這坐吧！

娘：（冷淡地）你王大姐今日可稀罕，「老鼠餓肚子急壞啦吧」！

媒：（假笑）沒啥事，沒啥事，來報個喜。

漢娘：（驚奇地）啥喜呀！

媒：大哥大嫂聽呀！（唱）大哥大嫂聽我講，男婚女嫁是正當。

桂珍今年十九歲，馬家準備迎新娘。

叫我先來送個信，問您要啥好衣裳。

說定臘月二十七，鞭炮火燭拜花堂。

漢：（興奮地）好！我早有這意思，孩們年紀也不小啦，早點完成大事，免得天天操心啦。

媒：（得意地）是呀，小倆口結了婚也免去你們一樁心事，也免得我天天跑的腿疼啊！
娘：（不耐煩地）你王大姐，事不是這樣容易，孩們大啦，也得和她商量一下呀，讓俺

妮想想才對。

媒：噯！大嫂子呀！（喜皮笑臉地唱）

大嫂子說話見識淺，自古道：「父母之命」「媒妁之言」。

只要你倆全答應，小孩家還怕他飛到天邊。

（白）大嫂你咋這樣糊塗呀！婦道人家見識太淺啦！（向漢）大哥咱們一言爲定，你缺啥告訴我一聲，臘月二十七馬家要來接人啦。

漢：好，咱們一言爲定，就這樣吧，孩子們的東西，等我們商量一下。

媒：（歡喜地）對！還是男漢們暢快，天也不早啦，我先走啦。

漢：吃罷飯再走吧。

媒：不啦，我的事忙的很，東莊還等着我說事啦。

漢：好好走，你大嫂。

媒：沒啥，嘻嘻嘻嘻。（笑下）

娘：（大聲地）你大嫂，剛才講的可不能作定局，得給俺閨女商量商量。

（幕內應。走遠啦，事就這樣辦吧。）

漢：（生氣地）我看你越老越迷糊，真他媽不懂事。

娘：（怒）我不懂事，我沒見你辦事這樣冒失，好，你答應我不答應，桂珍也不答應，到那時珍妮不去看咋辦？（氣的只擦眼淚）

漢：我的事用不着你管，我作了主，她就得去，不去綁也得綁去。（漢、娘仍各坐一

旁。桂芳背書包上，手拿紙糊的和平鴿，跳着愉快地上）

芳：（唱）和平的鴿兒飛滿天，和平的力量大如山。

和平的人民團結緊，和平的歌聲唱得歡。

保衛和平反侵略，全世界和平萬萬年。

（進門，把鴿放在娘面前）

（白）娘！娘，你看我的和平鴿兒好不好？（娘不理，芳見娘擦眼淚，笑着站在娘旁，懷疑地）娘！我一上晌沒在家，沒氣你呀，（娘仍不理）哦！是不是我昨天氣你啦，（娘仍不理）娘！你不要生氣，我學個小雞叫，你聽聽好不好哇？（伸伸脖子，撲撲兩膀）娘你聽！咯咯咯。

娘：（笑介）不是你氣娘啦。

芳：那爲啥你難過啦？

娘：唉！（難過地唱）

你不知爲娘生啥氣，爲的是你二姐婚姻之事。

適才王婆送一信，那馬家二十七，要把親婆。

芳：（夾白）怎麼叫我二姐出門子哪？

娘：（唱）這件事你二姐她不同意，